

高考,两份答卷

□ 付豪

高考,是少年出征的烽火台,也是亲子并肩横渡的河流。考场内翻动的是墨香试卷,考场外沉淀的,是父母以情绪为砚台研磨的神经。

麦家曾在《致父信》中记录这般场景:女儿高考前夜,突然发问元曲四大家姓名,纠结《墙头马上》作者是白朴还是关汉卿,父亲选择装睡避答,不是不知答案,而是懂得此刻的沉默比答案更重要。这般克制的温柔,恰似他写给女儿的信:“爱的分寸感,是父辈最难答的附加题。”

世上从不存在孤军奋战的高考。少年伏案疾书时,父母在烈日下站成两棵行道树。枝叶不响,根系深藏,连树影挪移都带着小心。校门外攥出纹路的手掌心、反复揉皱的准考证复印件、矿泉水瓶上凝结的雾气,都是他们无声应试的痕迹。

总有人说这届考生最难,却鲜少提及这届父母正经历双重焦虑。他们在进行一场情绪戒严:藏起职场压力,咽下婚姻琐碎,连叹息都要绕个弯才敢落地。恰如梁晓声在《母亲》中追忆的深夜:“她把叮咛晾在米汤里,把担忧缝进补丁里,唯独不落在话语里。”这种静默的陪伴,比任何豪言壮语更贴近爱的本质。

但父母的角色,不该是情绪的苦行僧,更不该是未竟理想的转嫁者。高考不是家族命运的续集,而是少年精神世界的独立宣言。那些未完成的梦、半途而废的坚持,不该被悄悄夹进孩子的复习资料。龙门必须自己跃,风雪必须亲身闯,这是成长的必经淬炼。

相比旗袍开衩的吉祥高度,6根火腿加2颗鸡蛋的精心安排,孩子更渴望某种恒定的陪伴:晨光依然斜照餐桌,父

亲读报时依旧会扶眼镜,母亲晾衣服时仍哼着走调的小曲。这份日常的温馨滋养,胜过所有追求吉兆的仪式感。

所以高考这几日,父母不必做完美后勤,只需当合格的情绪容器。别追着问“作文写完没”,别在深夜假装路过书房,更别在交卷铃响时冲刺到警戒线前。真正的陪伴,是把自己活成老井的模样——春旱时不干涸,暴雨时不漫溢,永远保持让游子安心的水位。

高考终会结束,但人生的答卷永远在续写新题。当少年某日途经一树槐子,忽然驻足,或许才会明白:那些年父母站成的行道树、静默的老井,原来都是人生路上最温柔的坐标。

不必担保他考场全胜,只需让他确信:纵使前路风雨琳琅,总有人守着灶火,温着那碗叫作归途的粥。

故乡的夕阳

□ 罗曜佳

坐在大学阅览室第三排靠过道的座位上,猛然抬头,窗外池子里金色碧波隔着大落地窗闪闪发光。然而,终不及那抹斜晖中的故乡——独一无二,把时光浸得绵长。

记得大学要开学了,临行的前一天,我坐在汽车最后排的座位上欣赏故乡的光芒,恋恋不舍。红灯亮起的刹那,汽车恰好停在工人文化宫门口。上世纪的玻璃幕墙正吞吐着夕阳,泛黄的玻璃越发耀眼,我知道它也在跟我告别。告别的不只是现在的我,还有已逝的童年。想起12岁“圆锁”宴请之后的娱乐项目,经常是来这里看场电影。似乎每次都是夕阳作伴,照在刚取好的电影票根上,悄悄跟朋友换票到喜欢的同学身旁坐下,那是最快乐的时光,像电影里永不褪色的胶片。

黄灯亮起,柔和的黄色照射在马路两侧高楼的屋顶上,我的故乡就变成了一座金色的城堡。伴随着绿灯亮起,汽车缓缓启动,又似乎走进了我的高一光阴。回想起来,有幸福也有年少的寂寥。晚饭的时间,夕阳照进来,她发梢的碎影落在我的课本上,周围脚步匆匆,我和她却坐在座位上静静地等着,等着同学们都去了食堂后,我们相视一笑。起身下楼,夕阳照在红色的教学楼上,红色和黄色交错融为一体。我们踩着影子并肩丈量空荡的林荫道,虽不语,但45分钟足够把心跳听成慢板的诗。橙色的光不经意间照在她的脸上,她的眼神闪烁着青葱朦胧。这也许是我高中时期最幸福的时刻了,没有焦虑压力只有当下的我和她。随着高考的临近,再见了“他和她”,剩下寂寥陪伴着回忆……

生命的常青

□ 许玮

朋友送我一株虎皮兰幼芽,是从他养的一大盆里分出来的,说你拿回去栽吧,很好养的。

我把虎皮兰幼芽捧在手里,和手指一般粗细,但还不到手指长呢,就像一枚破土而出的竹笋,翠绿娇嫩,叶片上若隐若现的花纹,使它看上去真的就像卷起来的一小块虎皮——绿色的虎皮。

回到家,我和父亲小心翼翼地将幼芽种在花盆里,浇了水。看着偌大的花盆只有它一个小小的生命,心想,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?而母亲也疑惑道,“这能活吗?活了的话,得多久才能长高呀?”

幼嫩的一株虎皮兰,我们都等着它焕发朝气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生命的奇迹岂是我们所能料想的!正如朋友所说,虎皮兰很好养,而且生长旺盛。果不其然,半年不到,当初的嫩芽长高了不少,叶片蓬勃肥厚,由最初的浅绿色变成了深绿色。更奇妙的是,在它根部还不断有小芽破土而出,探头张望,真的如雨后春笋。

又过了一年,虎皮兰长满了花盆,而

且还在增多,相互紧紧倚靠,挤挤挨挨,且越长越高,叶片也愈加肥厚。父亲按时浇水,有时稍微给它们施点肥,但虎皮兰似乎压根儿不在乎有没有肥料滋养,且十分耐旱,一个劲儿地生长、繁殖,许多叶片都溢出了花盆的边缘。

我每次回家,总是先到阳台看看这盆虎皮兰,看旺盛的生命如何蓬勃生长。有一次,我拍了照,发给那位朋友看。他大为吃惊,说当初的小生命,竟繁衍成了一个大家族啊。我摩挲着虎皮兰柔韧而光滑的叶片,看着晕染在叶脉里的道道花纹,心想,与那些名贵娇艳的花草比起来,虎皮兰的生命力如此旺盛,简直不需什么呵护,自然生长,四季常青,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啊!人也应该如此。

眼看花盆真的快要放不下了,我便和父亲提议,把搁在阳台外的一个空花盆利用起来,再移栽一盆。父亲知道虎皮兰生命力旺盛,尤其繁殖力强,不多久又会是满满一盆,所以几番犹豫,并未张罗。但在我的一再催促下,他决定移栽,一则给原先的虎皮兰腾点空间,再则,也

让那挤成一大团的生命喘口气。

午后,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,照着虎皮兰一片片斑斓的绿叶,也照着绿叶深处沉默的生命力。我跟父亲配合,慢慢将花盆里的虎皮兰磕出来,让这大家族暂时离开原来的空间,见它们早已是根系缠绕,长得密不透气了,才知移栽的必要。我们小心地从这大家族里分出几株,种到另一个花盆里,再将原先的一大苞重新放回去,还剥离了些枯萎的叶片,使虎皮兰不那么拥挤了。有了生长的空间,就算它们长得再快,花盆暂时也能容纳。而分出来的几株新生命,则在另一片空间开始扎根,开始新的繁衍。

这就是蓬勃的生命力吧。从固有空间出来,寻一片新天地,纵然一时会有些陌生或不适,但获得了新的生长契机,既是出路,也是希望。

我想,何止默默生长的虎皮兰,人也一样,每个年龄段、每个成长期,不同空间、不同环境,都需要时常更新。就是在这样充满希望和勇气的更新里,生命将绰约而丰沛地生长,且会愈加葱茏。



芒种时节

□ 王连生

北方,麦浪翻涌
金色的海洋涌动着希望
农人手握镰刀
在烈日下弯腰成弓的模样
麦田里机器轰鸣
麦粒归仓那是丰收的歌唱
北方的风,带着麦香
吹过田野,吹过希望
农人的身影在夕阳下拉长
那是对大地最深的敬仰

南方,稻田如镜
倒映着蓝天和白云的轻盈
农人手握秧苗
在泥泞中一步一个脚印
汗水滴落,融入泥土
那是生命的源泉在流淌
南方的雨,淅淅沥沥
滋润着秧苗,滋润着希望
农人的背影在雨幕中晃荡
那是对土地最真的守望

在这芒种时节里
北方收麦,南方插秧
农人们用自己的双手
书写着岁月的篇章
用汗水浇灌着生活的芬芳

丰收的呢喃

□ 崔军峰

布谷鸟的叫声
从树梢急促地滑落
唤醒了田野的梦,芒种的风
吹着丰收的呢喃

有芒的小麦,闪着光芒
忙碌的汗水滴着喜悦
麦秸秆堆成了幸福的山丘
麦粒归仓守护年余的憧憬

青杏感动了,染黄枝头
石榴陶醉了,敞怀欢笑
螳螂迫不及待地舞出了
奋斗的姿态

芒种忙,不迷茫
每一粒麦香,每一点希望
治愈了每一寸光阴



■ 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



中共大同市委主管主办 大同日报社出版
编辑部地址: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

电话:0352-2050272
邮政编码:037010

承印: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
广告经营许可证:1402004000009

电话:0352-2429838
广告热线:0352-5105678

发行热线:0352-2503915

自办发行
单月订价:21.5元